

等爱

魂断红云◎著

睡在漂动的月光，梦跳起华尔兹，回忆又再次盛开玫瑰的浮桥上。爱从不同的路过来，命运只有一颗心。六月的驼云倾倒，三月下过的雪，仰起脸只为迎接落空的一个吻。

我愛你
已久，永不能忘

中国文史出版社

等爱

魂断红云 © 著

睡在漂动的月光，梦跳起华尔兹，回忆又再次盛开玫瑰的浮桥上。爱从不同的路过来，命运只有一颗心。六月的驼云倾倒，三月下过的雪，仰起脸只为迎接落空的一个吻。

我愛你
已久，永不能忘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等爱 / 魂断红云著 .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
2015.12

ISBN978-7-5034-6947-3

I . ①等… II . ①魂…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55705 号

图书策划: 方云虎

责任编辑: 方云虎 詹红旗

封面设计: 点击成金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邮编: 100811

电话: 010-66129236

传真: 010-66192703

印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20 × 1020 1/16

印张: 13.5 印张 字数: 234 千字

版次: 201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6.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睡在漂动的月光，梦跳起华尔兹，回忆又再次盛开玫瑰的浮桥上。爱从不同的路过来，命运只有一颗心。六月的驼云倾倒，三月下过的雪，仰起脸只为迎接落空的一个吻。我爱你已久，永不能忘。”

在我举杯的时候，把对面留给你。当遇到美好诗篇，要为你读一遍。你只需在燃烧过后，把灰烬全留给我。爱并不盲目，没有爱才盲目。开始在你来之前，结束在你走后。我爱你已久，永不能忘。

我已经开始苍老，因为爱过了你。你甚至不用知道爱你的我是谁。爱恋中每一个瞬间，都可能就是一生。时光都已经不再，你比我更永恒。亲爱的，没有你，就没有任何人。我爱你已久，永不能忘。”

——电影《面纱》主题曲《梦之浮桥》

目录

CONTENTS

第一卷

第一章	试探	1
第二章	浮世	5
第三章	空白药方	11
第四章	镜花水月	13
第五章	墨菲，我服你	21
第六章	闪婚	35

第二卷

第一章	机遇	75
第二章	抒怀	79
第三章	设问	81
第四章	触电	85
第五章	升温	91
第六章	速燃	115
第七章	灰烬	123

第三卷

第一章	蛰伏	129
第二章	化蝶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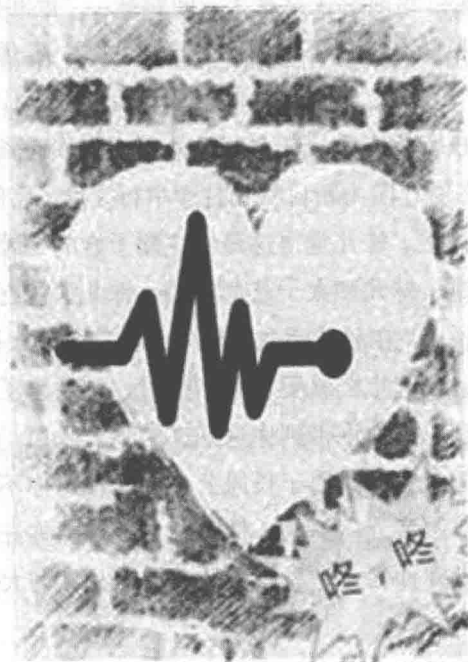
第三章 冥想	163
第四章 苦旅	177
第五章 倾诉	193

第四卷

第一章 陨落	199
第二章 震撼	201
第三章 慨叹	203
第四章 幻梦	205

第一卷

第一章 试探



我们年轻
什么也不知道
不想知道
只知道，梦会飘

——顾城《窗外的夏天》

有一个禅的故事，说从前圆音寺的横梁上，有个蜘蛛有了佛性。有一天，佛主光临了圆音寺，对蜘蛛说：“我来问你个问题，世间什么才是最珍贵的？”蜘蛛想了想，回答说：“世间最珍贵的东西是‘得不到’和‘已失去’。”佛主点头离开了。

过了一千年，佛主又来了，对蜘蛛说：“那个问题你有更深刻的认识吗？”蜘蛛说：“我觉得世间最珍贵的东西是‘得不到’和‘已失去’。”又过了一千年。有一天，刮起了大风。风将一滴甘露吹到了蜘蛛网上。蜘蛛望着晶莹剔透的甘露，顿生喜爱之情。突然又刮起一阵大风，将甘露吹走了。蜘蛛一下子觉得失去了什么，感到很伤心。这时佛主又来了，问蜘蛛：“世间什么才是最珍贵的？”蜘蛛说：“世间最珍贵的是‘得不到’和‘已失去’。”佛主说：“好，那我让你到人间走一遭吧！”

蜘蛛投胎到了一户官宦人家，起名叫蛛儿。十六岁时长成了一个婀娜多姿的少女。有一天，皇帝在后花园为新科状元甘鹿举行宴席。席间来了许多妙龄少女，其中包括蛛儿和长风公主。蛛儿觉得这是佛主赐予她的姻缘。但是几天后，皇帝命新科状元与公主成婚，蛛儿和太子芝草成婚。蛛儿深受打击，灵魂就要出窍。太子芝草赶来对蛛儿说：“在后花园众姑娘中，我只对你一见钟情，如果你死了，我也不活了。”说着，拿起宝剑就要自刎。这时，佛主来了。他对蛛儿说：“你可曾想过，甘露（甘鹿）是由谁带到你这儿来的呢？是风（长风公主）带来的，最后也是风将它带走的。甘鹿是属于长风公主的，他对你不过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而太子芝草是当年圆音寺门前的一棵小草，他仰慕你三千年，你却从未低头看过他。我再问你，世间什么才是最珍贵的？”蛛儿大彻大悟。

就在一段情感的最低谷，有人帮我联络到一位叫瑞的中专同学。四十年前的顽皮、稚嫩与清高，让我欠下他一笔人情债。这道人生的耻辱柱，带给了他一生的幸与不幸。

在省城城郊的石碑岭，矗立着七座红房子。那就是我中专时就读的学校。班里有一个男生，性格腼腆，相貌平平。不但没有年轻人应有的那种生龙活虎的朝气，出头露面的时候也极少，却被学校任命为校学生会副主席。我多少有一点点好奇。后来知道，此人除品学上乘之外，还擅长书法、绘画。学校那几块简陋的黑板报上，的确也时常弥漫着他的笔迹，或仿宋或楷书。其内容与许多同类的宣传形式大同小异，不偏不倚，不温不火，如实表达着校方统治学生的意志，这就是瑞。

我当时是班级学习委员，与他无交集。

一次他拿一篇文稿，意外走到我身旁，说是让我帮他看看他写的东西怎么样。我跟他不熟，本来就没什么话说，更没心思看他的东西。可不管怎么样他也是个学生会主席，不好博他的面子，顺手就接过来了。几眼看下来，算是一首歌颂当代英雄王杰的小诗。虽然没有太多新意但也绝不出格，就知道他是想秀一秀自己的文笔。我不想伤他的自尊，就让那几段文字在我书桌里酣睡了一个星期作为缓冲，之后退还给他，说那诗写得蛮好之类的，敷衍过去了。

后来学校开运动会，他以参与组织者的身份，比别人偏得了一本精装本《毛主席诗词》，又拿来赠我。一本好书到手自然有惊喜，可被自己不欣赏不喜欢的异性关注，又是一种负担。闲时翻翻那本封面烫金的《毛主席诗词》，受之无名，心里很不舒服。难道他不懂得什么叫两情相悦吗？

无论如何，瑞都无法令我心旌摇动。可就在毕业前夕，却突然向我表白了……

可惜此时正处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一场“革命”在悄无声息中到来了。之前虽然在报纸或广播上有一些信号，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它来得那么迅猛和激烈，仿佛一场暴风雨，一夜之间席卷神州大地。作为一名在校生，当时我看到的是，学校食堂、礼堂和操场及所有能挂得住纸的地方，纷纷贴满了针对某些老师的大字报。

这些老师都是平时教我们课的老师，日常生活也没什么两样，突然之间问题出来一大片，令所有人都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儿。一阵混乱过后，逐渐恢复平静。

“文革”后期，历经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运动的洗礼，学校虽已实现革命大联合但依然是满目疮痍。一些基本的学习生活设施被破坏，好多事情也都处在逐步恢复和重建之中。学生无课可上，我们这届学生眼看也快毕业了，老师就让我们轮流值班，看管一部分因运动被定性的“黑帮分子”。

说是“黑帮分子”，其实多数是成分不好或在历次运动中曾经有过过激言论的人。里面的人要是真想跑，门口两个柔弱的女生，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住的。好在他们知道里面有吃有喝，跑了和尚又跑不了庙，宁可乖乖地待在里面好好反省和认真改造，我们也乐得完成任务。

那天轮到我和别的同学共同值班。像往常一样，到点我们就上岗了。瑞从寝

室那头出来，穿过关“黑帮”教室的长廊经过我身旁的时候，刚好另外一个同学不在。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折叠好的纸条，头也不回地扔到我手上，径直走到外面去了。

这种唐突的举动令我内心一阵慌张。虽说值班站岗的位置，刚好在走廊的拐角处，可还是担心一个长廊里住着那么多学生，说不定他在前面走，后面跟着一个人就会撞见此事。而这么隐秘的事，一定关乎个人问题。

适龄在校生禁止谈恋爱，这是明文规定。不但如此，当时仅有的几部电影如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和故事片《炉火正红》，《箭杆河边》以及《霓虹灯下的哨兵》等，都不歌颂爱情。人物关系设置也十分简单，男女主人公没有感情交流，即使是婚姻生活，无一例外也都是空白。

刚才这件事若是被人发现，我和瑞至少会在学校丢脸，严重到会影响毕业分配。

您也许会说，在追求爱情的道路上，瑞的勇气可嘉。可他这种大胆和鲁莽，真的让我火冒三丈。三年苦读若因此毁于一旦，让我如何向父母交代？再说你堂堂一个学生会干部，不但不带头遵守学校规定，反倒连最简单的人情世故都不懂——喜欢一个人，值得你为此去冒险，可不能不顾及别人的感受！

当我有独处的时间，打开纸条一看，哪里是什么情书？就一地下党情报——没名没姓，没头没尾。接着再往下看，一张十六开白纸，密密麻麻写了十几行文字。开始绕来绕去，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末了“欲共同生活”五个字赫然入目，吓了我一大跳。

第一卷

第二章 浮世

我是万万没有此种想法的。从孩童出落成少女，内心就汹涌着五彩斑斓的图画，太多的美丽和幻想等着我去释放。以我狂妄自大的青春和自认为不错的天资，中考考进那样一所学校，已经很委屈了！

接到中专录取通知书，我被录取到第三志愿。当时报这项志愿的目的，是因为家里经济窘迫，一旦落榜也有个去处，不至于让长大了的自己成为父母的负担。虽然我不知道中考结果如何，但胸有成竹，不会比成绩一般的人差。

等待结果的日子短暂又漫长。十八岁花季少女的情怀为理想而起舞，想象花开的日子如何荣耀和怎样去庆祝，满腔热血也为命运之神的欣赏与即将眷顾而沸腾。

发榜了。我站在学校操场的黑板报前，大脑一片空白。



没报高中，上不了大学。比较好一点的中专——第一、第二志愿也都落了空。一切人生理想瞬间化为泡影，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惯性使然让我从学校回到了家里，心情异常沉重。而这一切竟源于父亲做人太耿直，好说实话。

一九五七年，也就是我九岁的时候，我家就住在县电影院旁边。那地方当时也算是县里最繁华的去处。父亲在县粮食局上班，妈做家务，生活虽算不上富裕，凭父亲当股长每月六十八块钱的工资，日子过得倒也小康。

忽然有一阵，家里的气氛紧张起来。炕上老是摆着全家人平时吃饭用的那张小红饭桌。父亲也不像往常一样到点就去单位上班，而是坐在那张小饭桌前写呀写的，不知都写些什么。去院子里玩，从电影院的板帐子缝里不时传来震耳欲聋的喊口号声。那些天电影也不放了，我幼小的心灵不免有些惶恐，疑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发生，却不知这些事情与父亲，也与我的未来严重相关。

一天傍晚，家里忽然来了好多客人，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被挤得水泄不通。来人都是父亲单位的同事，个个表情严肃，目光里却又带着非比寻常的理解与关切。多数人不言语。只有一个声音很粗犷的中年汉子，指着爹像敲钟一样重重地说：

“老孟，我看你就认下来吧！不然的话，后果会不会比这更严重？你没想想，你要是有个好歹，让嫂子领着一帮孩子可怎么过呀？！”

他那意思在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是怕事态进一步恶化父亲被批捕。话音一落，当时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父亲一人身上。屋子里静得出奇，掉地上一根针好像都能听得出来。

父亲沉默了好一会儿，低下了头，两行浊泪夺眶而出。谁都知道，人被冤枉是个什么滋味。

母亲当年是患上了严重的结核性腹膜炎，不然父亲他老人家，也许能侥幸躲过那场厄运。

父亲带母亲去省城看病。从家走的时候，单位还风平浪静，回来就贴满了针对他的大字报。更令父亲震惊的是，那写在一张张黄色包装纸上的横七竖八的文字里，极尽污蔑之能事。有的说父亲是个人英雄主义，有的说父亲瞧不起老干部。最严重的是，为父所言“粮食不够吃，孩子都饿瘦了”，属恶意攻击党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

就在他老人家领母亲出门治病之前，好端端的，却做了一个怪梦：

自己来到一座桥。忽见天空狂风大作，刮得天昏地暗。风一点点过去，视线逐渐清晰，老远见一只斑斓大虎伫立桥头，吼声如雷，其势凶猛异常，当下就把

父亲吓醒了。父亲在梦里没过去那个桥。梦中那老虎，后来正应了“人言可畏”这四个字。

处理决定下来了。父亲被下放到离家较远的临江县劳动改造。

临行前，母亲为父亲整理完行装就哭了。只见父母两个人站在里屋的门槛儿上，近距离对视了好一会儿。我们几个小孩儿都傻了眼，怯怯的，不知道是留在屋里看父母道别，还是赶紧找个理由躲到外边去。

小弟当年只有三岁，依次往上排最大的姐姐才不过十一。组织上根据这种情况，最终研究决定，让父亲去本县一个公社干农活儿。

父亲走后，母亲托人找到一份纳鞋底儿的工作，来养活我们姐弟几个。母亲每天要用手工纳七只鞋底才可以开一元五角七分钱的临时工工资。六岁的妹妹领着四岁的小弟，从屋里把门插上看家。二舅从农村来看我们，外面下着瓢泼大雨，妹妹牢记母亲的话，任由他喊破嗓子，就是不给开门。没办法二舅只好冒雨到母亲的厂子找到母亲，才进了家门。快到冬天的时候，大舅又从农村赶来帮母亲往家里拉煤，准备过冬御寒。这中间小弟得了一次肺炎，眼看病危，母亲在亲友的帮助下，把小弟及时送到县医院，才慢慢治好病。

隔了好长时间，父亲终于可以请假探家了。因为起早贪黑插秧栽稻子，他本来白皙的脸庞变得黝黑。一边笑着给我们讲乡下的故事，一边脱下衣服，让我们看他后背和肩膀被太阳晒脱的皮。我趴在父亲的后背，一张张为他揭去快要掉下来的那层皮。有一帮儿女哄他开心，父亲表示，再辛苦也要熬过去。果然，不到两年父亲就复职了。

家父中上等个头儿，眉清目秀，鼻直口方。虽只读过六年私塾，却能言善辩又兼能写，当年《粮食之友》杂志曾长年向父亲约稿。

他更擅长文艺。每到春节，县里人都能看到由父亲他老人家带头组织表演的粮库东北大秧歌。五六岁的我和姐姐穿上母亲给我们做的厚厚的棉衣，即使天寒地冻也叫着嚷着要去看秧歌。没办法由一个叫小吴的叔叔领着夹在队伍中间。踩高跷的叔叔，一边扭一边小心翼翼地从我身旁经过，生怕那高跷扎到我俩的小脚丫。什么时候秧歌队解散，什么时候我们才回家。

一九五三年县里发大水。我还在睡梦中，姐姐连推带搯把我叫醒说：

“小雨，你还不快起来，你看外边咋的了？妈把行李都捆好了，就等大汽车来接我们走了！”

我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见家里只剩下母亲跟我们姐弟四人（小弟小妹当时还没有出生），父亲早扔下我们，上单位抗洪去了。

又看见母亲在厨房锅台前，正忙着往一个小绿搪瓷盆里装要着带走的饭菜。在厨房门口还立了一块木板，想用它来挡住就要进屋的猖狂的洪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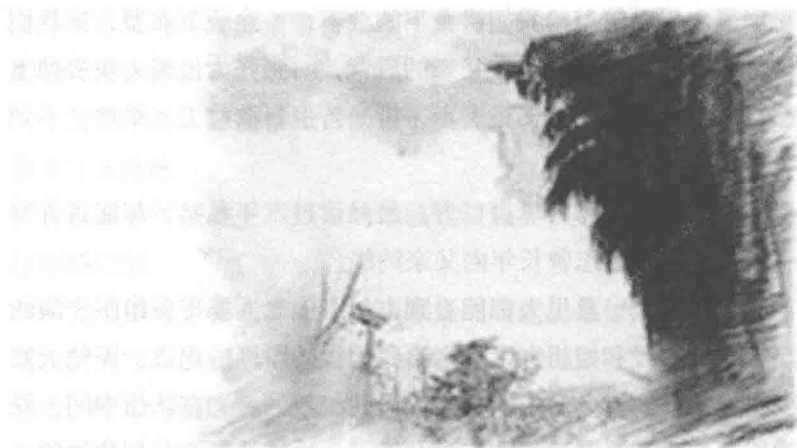
院子水面上漂着一层五颜六色的油圈儿，朝着一个方向转啊转的，眼看就要转进屋却又转到别处去了。我伸头往胡同口一看，果然有一台草绿色解放牌大汽车，停在那儿。

父亲一心领工人从粮仓里面往出抢粮食，一双崭新的牛皮鞋和母亲用补麻袋挣来的钱给他买的高级金笔，都被大水冲走了。

每年的年三十晚上，在县粮库当主任的父亲都要去单位值宿。为了哄我们高兴，一早就从工会借来大把的新小人书给我们看。

午夜到了。大街上鞭炮齐鸣，该接神了。母亲起身去煮饺子，厨房里雾气腾腾看不见人。饺子煮好了，找不到捞饺子的笊篱。就算饺子烂在锅里，我也不敢开门去放气，生怕下界的神仙从门缝儿挤进来。

为了节约开支，每到星期天，不满十岁的我和姐姐就随父亲上山砍柴。路上遇到有人掉落的玉米棒子，我俩想要捡起来拿回家。父亲说，不是咱们的东西就不要捡。人家不回来捡，就让它喂老鹰去好了。



当年主持我们考区招生办的某人，正是利用父亲所谓的这点“污点”，把本来属于我的招生名额，调包儿挪到了自己亲属身上。最初发现这件事情，还要从中专班主任老师找我谈话说起。

刚入学不久，班主任老师就曾很爱惜地跟我说，我中考成绩是地区总分第二名，不但俄语成绩满分，语文作文还有加分。

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我平时喜欢外语和爱阅读有关。读书能让人静心。当你拿到一本好书，本来想去外面世界逛逛的念头，立马会被打消，然后安静下来，心甘情愿坐在家里一个下午。

足不出户，你便可以欣赏到位于太平洋西南部的一个岛国——新西兰（New Zealand）的美景，看到“绿色葱蒙的牧场上突兀地站着两棵大树，气息柔和。彩色的屋顶点点闪耀在起伏的山野之中”。那里的海，“一层层云，一层层岛屿，交迭在海平线上”，“时间似乎变得很慢”，“船也漫无目的地停在大海之中。接近岸的海水，显出淡淡的琥珀一样的光亮。耀眼的白沙滩上，人影细小，一条河边上放着红色的舢板”。还有，“那雨后无名的瀑布，把水柱投向空中，又四下迸射，它透明的脚爪闪在空中，如果不是那些枯枝碎叶不断瞬息坠落，你简直感觉不到它的流动¹”。

同样，一首好诗也能让人静心，“如果诗歌不能把你带入静心，那么，它就不是诗歌，充其量，它可能是一个聪明的词语组合，但是里面没有诗意。你可能是一个好的语言学家，好的作家，好的语法学家，一个知道所有写诗的规则的人，但是你不是一位诗人——因为诗歌的最深的核心是静心的²”。

也因为如此，我疯狂地迷恋上顾城和席慕蓉这两位诗人。后来又迷恋上印度哲人奥修³，他们的诗和文章，不止一次让我静心。

中学时我们班承担了校图书馆的管理工作。老师让我带几名语文好的学生，给图书编目。借此机会，我把书架上所有感兴趣和其他自认为有点名气的文艺书，利用课余时间，几乎一网打尽，脑海里已然一下子文学泡沫。同情苏联小说《复活》中被聂赫朵夫玩弄进而被抛弃的玛丝洛娃；陶醉于《勇敢》某章节中，留声机里“新加坡的椰子”带给我的神秘感。金环、银环、杨晓冬、高老头、于连和亚瑟，这些中外名著中的人物和故事在我脑海中，曾经怎样地奔涌穿梭和生生不息啊！迷恋书中的情节，追求美的人和事，未来人生伴侣的雏形，在脑海中也初步形成了。

1 顾城《英儿》

2 奥修《一片深紫罗兰浸染的田野》）

3 奥修：1931年12月11日出生于印度。早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印度贾巴普尔大学哲学系，曾获全印度辩论冠军。以后在印度杰波普文学院哲学系担任长达九年的教授。他生前周游印度各地和世界各国，从事学术讲演。到目前为止，根据他的讲演，整理出版了650余种图书，被译成30余种文字，畅销世界各地。他本人于1990年2月21日谢世。更多请参看《春来草自青》王国伟“关于奥修”。

意外得知中考成绩，内心一阵喜悦，说明我对自己成绩的估计还有些道理，尽管这一切已经与前途无关了。老师夸我专业思想巩固就不敢当了。眼前这个学校明明是我的第三志愿，他怎么会这样讲呢？我觉得很奇怪。老师当即拿出一份证据——我的升学填表志愿来证实他所说的话。

他老人家（当年老师才二十几岁）从一大堆学生档案中找到了我的档案，又从这个黄色的牛皮纸档案袋所装的一沓材料里挑出我的中考升学填表志愿。纯真的我在看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一下子惊呆了。

就在这张重不过几克薄薄的纸上，我看到一条用蓝黑墨水画的线段带着一个箭头，蛇一样从我的第三志愿爬向第一志愿，然后又从第一志愿的尾部返回到第三志愿。就这样一个极其简短的过程，一个形似椭圆的循环，就改变了我的一生，打破了父亲多年灌输给我的关于诚信的理念，给了我一次突然袭击。

录取无须更改志愿，招生办及有关人员也没资格更改考生自愿，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或小团体的利益篡改了我的志愿——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恶毒的阴谋。因为父亲所谓的问题，我的意志被践踏——我被自愿了。而就是这样一条毒蛇，咬断了我飞翔的翅膀，让我跌落在省城城郊那七栋红房子，又让我以同学的名义邂逅了瑞，进而发生后来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不填写那第三志愿，会不会被利用？这些都是命运的事，以我一个凡夫俗子，就说不清了）

不想来这个学校读书，又无计可施，十八岁的我，坐在自家窗台上无理地跟家人怄气。父亲蹲在屋地上，一样样为我准备上学的行装。每拿起一件物品，都要仰脸问我一句，这个带不带？那个带不带？他虔诚的目光，坚定地等候我的回答，生怕我离家后，会带来哪怕一丁点儿的不便。就算我再有铁石的心肠，也不能不被他老人家所感动，知道世事的沧桑不应该由父母来承担。最后还是依了他们的心意，来到这七座红房子。

入学不到一年，就迎来了那场“文革”。脱产、停课批判和抨击当时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中学生，赤手空拳坐火车走遍全国，参加革命大串联。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就在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一刹那，人群欢声雷动，天安门广场顿时成了沸腾的海洋。之后大家高唱着最能表现当时心情的红歌，手挽着手，肩并着肩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在长安大街上，还真有点“五四”青年的味道。人们向往崇高，讴歌革命，一遇到合适的场合，便忘情地将自己融入其中。

后来听说那晚有人把鞋都挤丢了，觉得这革命还真有点儿怪。

第一卷

第三章 空白药方

有些灯火

是孤独的

在夜里

什么也不说

——顾城《有些灯火》

话说瑞那张字条在我口袋里，似乎有千斤重。不卸下这副担子，什么都干不下去。

吃过晚饭，我从床铺底下箱子里胡乱翻出几件衣服借口说要洗，就约好朋友明淑，去校园附近那个蓄水池，想跟她聊聊所遇到的烦心事。

那是好大一片水域，离校园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当年主人在开发它的时候，一定有着很宏伟的用途，但不知什么原因被搁置下来，成了附近人们用来休闲的场所。

傍晚的蓄水池，现出异样的幽静和神秘！因为光线的原因，一潭本来清亮的溪水，显得更加深邃和梦幻。水池四周被一些大树所环绕，风吹起来，树枝稍一摇晃，大树的叶子就会发出一阵哗啦啦的响声。树的外面是大地。十月秋凉，地里的谷物早被收割完毕。地垄头三三两两的蒿草孤单无助地随风摆动着。凡事都有始终。在北方，太多鲜红嫩绿的植物也就那么几个月的辉煌，甚至还不知道什么叫冬天就枯萎了，多少让人觉得有些凄凉。也正应了我们即将要离校的心情。水池边上倒有几块干净平整的石头，不知是谁主动搬上去的，平时可用来当作搓衣板洗衣服。

我给淑看了看瑞写的字条。接着就在那青石板上一边洗衣服，一边聊起瑞：

“淑你说瑞这个人，平常看上去挺老实的，话都不多说一句。学校开运动会，我收下他一本书，现在就好意思开口问我能不能跟他共同生活！这也太荒唐了。